高峯文集 一

卷四
表
卷五
奏狀
卷六
進故事
卷七
辭免

詩
詞曲
卷十一
疏狀
青詞
記
題跋
墓誌

人謂剛為助和議今觀其集若漳州被召上殿乞約束邊將諸劄其說誠然然宋史本傳載金人敗盟剛乃有責鄭億年以百口保金人之語又欲起舊相有德望者以是為檜所惡致斥奉祠而集中與秦相公書亦以和議為失前後如出兩人豈至是乃悟其謬歟史以剛與張九成胡銓同傳固為不倫然視怙過黨惡者則有間矣其他奏議指陳當時利

弊頗有可採答陳幾叟書論知制誥之失尤為切當至其乞設親軍劄子舍大慮小所見殊陋又諫止高宗節序拜欽宗事于君臣兄弟之義亦皆未協宋史乃獨采之去取未免失倫是集久無刻本傳寫多誤脫字或至數行無從校補今亦姑從舊本録之云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高峯文集卷一

宋　廖剛　撰

劄子

除吏部郎官上殿劄子 紹興元年八月

臣聞古者天子必有親兵雖總轄不無其人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強主威無太阿倒持之悔漢有南北軍唐有府衛神策之類是也我祖宗鑒五季之弊軍政尤為嚴密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區處調發關防周盡惟一

人之所欲為臣竊惟之比年以來稍稍廢缺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陛下參稽舊制選精鋭忠赤三數萬人以為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為守衛動則常為中軍此強本弱枝之道最今日之急務也昔段秀實嘗為唐德宗言之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為敵正為是也臣愚不勝區區過計願陛下留神無忽

論巡幸劄子

臣伏見廟堂近因江南探報事宜頗懐疑慮謀畫方深
臣輙有愚見仰瀆聖聰伏候採擇臣嘗考唐德宗之在
奉天徒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危
殆極矣惟人心未去出死者衆卒能戡定暴亂恢復大
業今吾甲兵猶可以決戰取勝非若彼之寡弱也北有
重江之阻重兵又當其前非若彼之窮蹙也聖德日躋人
心愛戴天之眷佑斷可識矣顧豈不足恃邪羣臣往往
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任其責者故未見端倪而遽為

遷徙之謀臣竊謂動靜之間亦在審其緩急而已何謂所當急周防要害之津申嚴斥堠之法重賞必罰使之疾於飛鳥此為事機最要者顧可緩耶鑾輿或須順動則所幸之地預當經理使如天之不可升萬萬無可窺伺之理然後可此為事體最重者顧可緩耶而自得報以來未聞朝廷有急切措畫指揮此臣所未諭也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而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三面皆重

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東南則大海形勢之勝殆
是天設永嘉固順便若論遠險恐多不如也臣願速降
指揮下本路增修寨柵以備不時之巡所有盜賊未息
臣願速降赦宥因遣一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
以自新彼且感恩激義悉為我用大抵閩之風俗重義
尚氣君臣父子之心雖為盜而不變此臣所知也何謂
所當緩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古人有言利不百不
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又況動而有安危之機乎今所在

民物凋獘不堪重擾盜賊竊發多是乘時若非事勢有大急廹詎可輕動臣願陛下熟計而審處之期於不失機會而已有如不得已而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他路致於海上而出戰之兵亦環駐於鄰境閩人無所困苦則宗社所寄安於泰山矣然後恢復之計可徐圖也將臣相臣經畧四國少須有成進撫中原正位布命如日麗天亦何傷於往者之虞淵乎雖然臣愚竊料今歲敵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伏望聖慈姑寬憂念以慰天

下臣前所陳固懃下策猶如孝子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無所用之則志願得矣惟聖慈察其區區幸甚

又劄子

臣前所獻說姑備一時之急非經久之策也竊惟國家艱難至於今日亦云極矣物極則反厥惟振舊圖新之時若敵騎未動已爲顚沛不支之狀則人心皇駭士氣沮喪將誰保陛下於孔安之地乎此殆怵於利害之大初未嘗論天理爾夫天之向背實在人情自古未有人

心不離而失天下者聖人因人心以求天心因天心以求人事是故不畏敵人之强而畏民心之離不恃山川之險而恃邦本之固臣竊驗之前事若邊騎之弗留濟陽之妄測乃遂至阽危於維揚遺變於武林吏晦蝕而感德彌光天之於陛下可謂眷顧弗釋矣上體天意修人事以應之乃所以承天之休若夫徒以寡弱自居以作爲爲戒惟務趨避以苟朝夕豈惟興復無期臣恐四方觀望愛戴之心稍異於前日矣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用寇準親征之策卒成大功今日之事正當取法宗社之計亦在陛下自強而已說者必曰景德全盛之時與今事體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全盛之時猶不免與敵決戰者事勢有不得已耳今日事勢謂之得已可乎以全盛之時猶不能使六軍自奮必待鑾輅渡河登城然後士氣百倍今陛下引避而南獨能使將士力戰而北乎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前代講之熟矣臣聞劉豫在齊魏間省徭薄賦專務姑息招徠人士誘以為官日以傾

我為事安知其不圖吾根本地乎要當出其不意而徑徙焉是亦先事豫患之道將為主而不為客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後時雖悔亦將何及臣愚不勝區區激切之情惟陛下留神裁擇

納尚書省招撫劄子

竊聞朝廷議遣師入閩討賊不知如何降指揮閩中賊夥尚多若聲言入境捉殺羣賊懷懼或合謀為我敵或散保山谷以老我師或遂奔迸南去盡壞尚存之州縣

非所以惠我民也必不得已遣師當以招撫爲主多取空名勅劄遍遣士人委曲說諭若來歸者必命以官隨遣勤王其徒悉歸聽業宣布朝廷德音彼亦何苦逆命而取殺戮哉此蓋未有以誠信曉譬之者故迷不知返耳就招撫者既衆其有頑不革心尚敢拒違者然後明立重賞率已歸之衆并力勦滅斯無難矣

論聖學劉子起居舍人

臣聞昔趙簡子之臣有周舍者謂簡子曰臣願墨筆操

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以語諸大夫曰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諤諤臣竊意自古仁聖之君必有忠正直亮之臣拾遺補闕於其左右蓋不必名之以諫諍之官然後乃敢進說周舍是已故劉向嘗序其事以為鉗默者之戒夫太僕正非諫臣也而穆王責之以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散騎常侍非以諫名官而實居諫垣之長豈常侍之官便當以諫諍為職有不待表之以名而太僕亦以其

常在左右故其忠告當如此耶臣上荷聖恩備員殿陛間於兹累月矣日惟旅諸僕御瞻仰清光而已豈所見聞曾無一語可羞於陛下乎臣雖不肖極知愧恥輙貢愚忠仰干天聽臣聞揚雄有言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雖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不以學為先者伏見陛下詳延儒臣講貫六藝又使採摭故實為說以進而清閒之燕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好學也已然臣聞之道不欲多多則擾帝王之學蓋非儒生文士所學之謂也堯

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是其所用心亦必有在矣孟軻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戴記大學之道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夫正心誠意其幾帝王之所謂學乎正心者閑邪之謂也誠意者存其誠之謂也所以進德修業也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此所謂能盡己之性以至盡人盡物之性

於是乎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矣非本於大學能若是乎恭惟聖德之躋如日方升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以福羣生天下幸甚

論遣使劄子 吏部侍郎

臣伏見朝廷前日議遣使高麗中外臣庶蓋未以為然者特以為聖意已定故莫敢言耳今聞有奉表人使至品秩甚下儀數或闕而飾以他辭臣輒不避僭越之誅願獻愚說臣聞高麗僻在海東國小而弱本朝蓋自熙

豊以來待遇之過厚司馬光蘇軾皆嘗極論其無謂徒擾吾民然在神祖時或有他圖於今六十餘年曾無毫髮之助以報累朝舊恩則通好之策亦可見其無益矣朝廷尚遵故事未忍遽絶豈以其或能為吾地使我得志於強敵乎能為吾謀歸我二聖於窮朔乎想么麽其不能辨是亦審矣竊意其來正以積年不獲貿販於我國中耳我何利焉且彼去北敵 為近直惴然承順之不暇又安知其不為之用耶向者欲假道通使猶不我許

則其背恩負義情已可見尚欲輕不貲之費以重懷遠之禮乎況艱難空乏之時凡勞民動衆必緣於不得已而後舉厚錫重幣必緣於不得已而後用故民無怨咨士無異論庶幾相與悉力竭心共圖康復之功而無違志茲誠不可不謹也今幸其來不如禮謂宜館之海濵售其貨而遣之謝其主以多故未暇與之講往來之禮不亦可乎如是則初不害其為謙尊且因得與之絶也臣不勝區區之願惟陛下裁擇

論屯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講屯田之策久矣春耕又復失時日度一日畧不見有所設施臣所未喻夫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今欲戰苦無兵養兵苦無食此朝夕之所念慮而不能置者如謂古屯田法未易遽行獨不可參酌時宜姑取其簡易便於人情者試為之乎江淮之間蕩萊千里本皆膏腴之地臣願詔劉光世軍中將校有能部其卒伍就耕者優加爵賞歲入悉分其衆自餘曠土益募

民墾闢每能率三五百人或千人乃至數千人遞補以官三歲勿賦則淮南江北懷歸之人與所在土豪自當有應募者事成皆許優與遷轉利之所在人所樂趨雖使之自戰自守可也此古實邊意也豈惟民力紓而食兵足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國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今歲閏四月稻田或尚可種惟早圖之

乞揀舉人程文劄子

臣竊覩陛下邇來求言之誠有加無已韋布賤士有獻

書者咸得上塵聖覽豈非欲聞忠讜切當之論兾萬一
有所補乎臣前日備員廷試考官遍見舉人程文其閒
陳說利害蓋多有可採者欲望陛下取正奏名上二等
特奏名上等試卷付臣僚看詳閒有論時事當於理處
摘出類奏所貴便於省覽擇可行者行之況陛下親發
聖問無非今日急務而士人條對亦皆平日深思熟計
之所得倘忽而不録則是徒遵故事而已豈臨軒策士
本意哉伏望聖慈留神

臣雖數請對亦可無嫌如合聖意乞宣示施行

論縣令劄子

臣竊聞朝廷今日有意遴選縣令此誠惠養元元之急務然古有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惟外內無輕重之偏是以人榮其官而樂於治民近世不然內重外輕至縣令為尤甚凡督責難辦罪罰易及非他官比故人未有願為者拘於格法不得已然後為之彼稍負才器可以得美官者未嘗過而問也然則奈何欲薦舉而

使之為耶臣謂差注一付吏部而重其賞罰以為勸沮可也選人除軍功捕盜非實歷令丞一任不許改本等官京朝官非實歷知縣兩任必如祖宗法外不得為通判内不得為郎官其有治績顯著者優加旌别如漢增秩賜金之類而貪汚不法者又必重寘典憲如此則才者庶亦願就而妄作者有所憚矣蓋不必薦舉為可賴也昨者陛下嘗詔舉為令者矣才者既有不願就而其乞憐於親舊以得者往往非才此其弊也且事故有要

領使監司郡守皆擇得其人則視令之賢否而進退之正其職耳烏在遍天下之令皆選之於朝廷區區管見惟陛下裁擇

乞罷造海船劄子

臣竊聞古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昨歲鑾輅親征士氣百倍天威震疊邊騎遁亡夫天下之人孰不願陛下徑趨建康據形勝以圖恢復而事適有未可者彼四方之人蓋不知也然而所可知者

陛下意之所屬未嘗不在建康而今者閩中乃有造船指揮所費甚廣而於經理初無毫髪之益乃反有害於國體此臣所未喻也何以言之人情日望恢復疆土庶幾中興而朝廷方經營於海上為苟且之計内失民望外取輕於强敵臣願陛下亟詔罷之可也或者尚謂朝廷欲以備海道臣竊以為不然敵人固不利於涉海設其能涉獨當嚴備於海瀕以待之顧欲與之轉戰於鯨波之上乎自古未有此也兵法以據高為利貴主而不

貴客彼海舟之進却惟風所使非人力所能制吾寧敖之以自奬耶此亦可以無疑惟陛下不以狂瞽而採擇焉天下幸甚

論救旱劄子

臣聞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數也雖堯湯在上水旱所不能免聖人惟不以天廢人故恐懼修省必謂己德之愆所致如湯以六事自責是也夫以湯之為君制事以義制心以禮檢身若不及而不吝於改過寧復有如是

之闕失者哉凡以畏天之威罔敢怠豫而應之以誠如此是以雖有七年之旱後世不以為天譴而皆歸之於數為其所以應之者無不盡矣不然後世何能獨私於湯哉比者連月不雨宸衷憂惻食息不忘中外所共知也臣願陛下嘗試隱之於心如湯所慮六事之失者倘有之乎有之而未能改則是應天之實未至雖禱祀庶事之備亦曰文而已矣非所以動天也誠則至矣過則改矣將無遠之不格無災之不弭斯須之旱又奚患焉

亦取法於湯而已區區狂瞽之說惟陛下裁擇

論監司賞罰劄子

臣竊惟今之外官惟監司責任為最重舉刺一路其權非郡守之比故尤當謹擇其人臣觀比年已來居是職者往往尚仍舊態薦舉鮮及寒素而勢可得者不必以材私曲或庇姦贓而直道取怨不必以罪非特爾也漕臣之職在於阜財裕民而督辦之檄不問有無莫非急於星火以幸率先之賞提刑之職在於閱實定罪而可

憫之奏不念戕姦仍或鐨皮出羽以充平反之數臣謂二者之賞不可不罷也彼所職在是自當修舉誘之以濫賞適足以啓倖而害治耳不獨貪賞為然諸司有一發摘官吏則餘司必相應刻奏葢初不知其果有罪與無也規免失按之罰而已臣謂此罰亦可除也設有無辜偶遭一司之過愆交劾之後舉將傳致其罪矣復誰與之辨哉臣愚區區竊以為患惟聖明察焉

乞禁焚紙劄子

臣聞謂天下事有人情所未厭不可以強去者去之未見有益存而不問未見其害則存之可也其有世俗積習之獘所從來久遠者存之而民不知其非去之而民實受其賜者又烏可以不去之哉此則在於聖智開天下之昏憒以與之一新其耳目爾臣嘗怪世俗鑿紙為緡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忽不經之說要皆愚民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茲固不足論惟積習久遠送終追遠

火尤無謂也臣願陛下斷然下焚紙之禁斥其有害於農無補於教使愚民頓悟百千年習俗之非不亦善乎此臣所謂去之而民實受其賜則不可不去者也若曰凡民之於神鬼孝子之於其先必欲有以致意焉則如釋氏經幡之類量許焚化以貴賤為之限制亦足以徇其情矣此殆所謂民所未厭而存之未見其害者也大抵彌文之弊近世為甚簿書案牘之繁百倍於古姑置不論且如尺書通問古人不過一紙今則不然必務多

以相悦倘亦為之禁約則敲氷屑玉無所扵售將亦易業而為農夫矣是率天下以為敦本務實之事也豈小補哉幸聖明裁之

乞用兵劄子

臣聞兵法有之衆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歸誠懼人情懈弛士氣衰隳不可以再鼓也今大兵次扵淮上陛下方以營兵規畫詔諸將此誠滅先零之策也因思漢之民伺利乘便以圖光武之勳夫豈難哉投機之會顧

陛下熟計之不可失也浙中自昔未有三歲無水旱者
及今豐稔十年於茲矣今夏既旱而俄雨幾潦而驟霽
所收又復數倍可見天之相我也順乎天而應乎人湯
武之舉不可以難辭惟陛下勉之

乞減造軍器劄子

臣聞賣劒買牛賣刀買犢古人以為美談為其知敦本
也艱難之時雖未能去刀劒然人必粒食耕必用牛其
所須獨可闕乎臣竊見朝廷大治軍器如造弓弩費牛

之利可圖也

論功賞劄子

臣伏見東南盜賊每爲朝廷患臣實生長南方備知民俗之弊蓋愚民無知爲桀黠者所驅率耳誠委自州縣搜括鄉里頗有材武足以率衆之人各與一名目收置安撫提刑司准備使喚捐十數千禄之美郡不過三二十人豪傑盡矣不唯可以消弭嘯聚緩急亦自可用是一舉而兩得也前此盜賊之作多是此徒嘗效用有勞

而有司各賞不與保奏保奏朝廷亦多不從是致觖望易得為盜耳與其為盜而招之孰若及其未為盜而録之足以得其心乎臣區區鄙見惟聖明裁擇

御製戒石銘劄子

臣聞天尊地卑而貴賤之位定等威不可僭忒其庸可倒置乎竊惟陛下昨以太宗皇帝戒石銘切愛於民乃詔郡邑監司用黃庭堅字改刻於庭且又親跋其後以申訓教德意至矣然州縣往往共為一牌置於廳事刻

庭堅大字於上而御製反在其下蓋庭堅實書祖宗所製故也臣謂陛下奎畫之妙冠映古今何憚作十六字以易之上以增光先德下以聳動羣瞻且免倒置之悖乎臣愚不勝區區願望之至

論王氏學劄子

刑部侍郎出知漳州辭朝上殿

臣聞學術之邪正道之所由以廢興天下之所由以治亂也是以自古為天下國家欲化民成俗以興帝王之治者未有不審乎此蓋學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

師而外乎此者皆他道也異時王安石以該洽辨給凌轢一世自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其學駁雜無統頗僻失中乃至分文析字旁引曲證以行其臆說殆孟軻所謂邪說淫辭之害正者也蓋說枝於正道則為邪辭溢於正理則為淫豈徒不足以明道而已哉如安石之學術大抵專功尚利輕改作而廢典常樂軟熟而賤名節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而莫之悟其為害亦深矣陛下天日之鑒灼見其弊悉罷黜之以幸天下誠斯文千

載之過也比詔名儒之能闢其說者以書來上竊意已經乙夜之鑒倘合聖意臣願頒之學官鏤板以傳使學士大夫曉然皆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庶幾邪淫之說不勝而人心皆歸於正豈小補哉

投省論和買銀劄子 丙申歲京師

福建路往時銀價每兩不過千錢故有司以每歲上供之錢買銀入貢非徒省便亦以抑商賈兼併之勢其始固善也近歲緣所買數多銀價倍貴法雖不得科配抑

旦之急每兩取錢五六百至七八百急則有至倍其價者民間苟脫一時刑責束手聽命及官中支錢此曹每兩請官價錢一貫四百文足分文無虧是故平民常受抑勒陪費之苦公家空負驗擾之謗而猾胥奸民常坐享十五之利所買銀搬運至都下官中每兩已費二千及頒給賞賚得者貨賣每兩不過一千六七百市陌較之官中原買價已虧數百故前所謂鋪戶豪民往往復走都下買歸所屬算取倍息又責賣入官取利無已而

為害無窮間遇朝廷非時額外抛買則又倍敷其數以
給民而奇取之雖縣官亦或預焉此尚未論也今若以
買銀之錢令本路别行計置於市易務取買某地魚蝦
土產之物許得替官員管押前來或重保任聽土人抵
當請領如請買香礬茶引之類赴都下送納見錢異時
賞賚並以見錢支給其誰不願設或邊防錫賚必須用
銀以此錢就都下依市例收買比之福建每兩自省數
百非特可以抑姦豪侵欺之弊正所以大慰遠民積年

賠補之困其為利豈細也哉葢福建路雖號産銀要之坑冶歲自有額仍法禁私買甚嚴如此是銀常在官民間安得多有今本路八州軍歲買入官銀各有數而南劒獨抱四分之一正為本州多銀場之故此尤無謂若銀寶大概出於福建久例不可預改姑以此二十七萬兩之半或三之一致見錢於都下而均南劒之數於本路諸郡亦足以少蘇重困之民不然恐銀日益少價日益高將有不勝其病者矣

投呂相論遣使入閩撫諭劄子

竊見廟堂留意福建盜賊事欲遣撫諭區區願陳鄙見或有補毫末伏望鈞慈曲賜省覽謹具如後

一今來遣官若以撫諭為名即未入閩境當先齎黃榜張掛募人入賊宣諭朝廷德意庶幾羣情感動或遂聽服聞制置使辛企宗見在福州自建之北境至福州十有五程而入境便是盜賊若過而不問直趨福州與辛商議然後上建州則使命削弱撫諭之意不專羣情不

負緣皆是已招安人未知辛意主誰若主萬全則協閩人之情若主汝為不惟不合衆情此一伙若更倚勢挾勝而不離建州則閩中無有寧靜之期不若兩解為便萬全一伙原其起事之由自是易散（内有弓手常使勤王）汝為一伙必須使之勤王蓋其盤踞於建今已一年徒衆皆成軍伍即日仰食於官又首領二百人近日皆已授官既自愛惜當能率衆趨命理可使之勤王一也前日掃蕩廖公昭巢穴散賊萬衆實有功勞若遂加旌賞因以好

轉兩資宮使與周旋自當相安更許以管押到地頭并汝為輩次第加恩宜無不願之理但得此一伙消融閩中庶可料雖班師亦可無疑若其不復勤王即當用余勝應起張萬全之徒并力勦滅何難之有且張萬全但率其徒與之戰猶屢獲勝捷豈大兵率衆合攻而反不如乎恐無是理要當乘機會速圖之耳用招安人捉殺但當明立重賞功成因可散其徒衆誠為兩得

一閩中賊夥所以多者初因一兩伙相繼作過經涉日

月焚刼畧遍凋瘵之餘已不勝困苦而官兵洊至料須百出糧食乏絶死亡無日遂入相率為盜自是兵日益衆盜日益多雖痛加殺戮終不能禁蓋其勢相因如此閩之人所以皆願班師萬口一詞盜者往往亦借此為辭然則一方之情可見大兵或招或捉但當速行措畫早取了當雖不必撫諭彼且自散而歸南畝矣平日皆是良民他時不為盜而今舉為之者豈無所因而然若朝廷哀矜其無知盡釋其罪而更生之又官其桀黠足

以率衆何慮其不聽伏輕虛名而重人命誠未為失也

投富樞密劄子（元年八月）

某今月初八日陛對蒙上問福建盜賊事雖已奏知梗概退而思念殊未副聖主憂勤咨訪之意日夜愧懼今幸承鈞旨詢究其事謹如所戒條具塵獻如或可採欲望特賜敷奏不勝萬幸

一福建路民貧地狹從來遠矣他日不為盜而邇來相視蜂起雖曰一方災數亦豈全無所因初緣建州軍賊

害則是有立功希賞愛慕官爵之心此可招致三也乘此機會以好語呼來江漸一處駐劄或使令謝陸董之彼首領既皆有官必肯率衆趨命若但聽在巢穴是養虎之說豈徒貽惡於閩亦遺朝廷憂可不慮哉且汝爲之衆其屯於建之城外者謂之外寨外寨凡數十舊嘗從之爲賊而今不食於官者據之凡百姓有田業在寨中必計其歲入之數納銀或錢然後得耕不然則奪其種糧牛畜而逐之蓋憑藉大寨敢爾若大寨起行則

所為徒黨悉歸業矣其利豈不博哉不惟外寨如大寨其中亦有情願歸業者乘時縱之去者必多則其勢漸當易制矣但得此一伙馴伏餘寇無可攀援庶幾可次第撫定也

一汝為之在建號令生殺惟意所欲州縣奉承之不暇議者乃欲散其衆觀其勢果遽可散乎且彼亦有所憚而不敢散蓋前此如劉時舉應起廖公昭等起事皆以汝為為辭乃至建劒之民屢遭焚刼恨之入骨髓怨結

一方是以知其庶可呼出决不肯放散也萬一呼之不來如制置使當謀所以消之若因其首領爭功相疾遣間鬬之因羣盜之素不平激使攻之則僥者必衆然後從而圖之當亦無難也

一閩中目今盜賊余勝張萬全等往往已就招撫徒以范汝為為辭未肯散人此可徐圖不足深慮蓋察其起因多非得已雖是為盜要之初無叛逆意閩中諸盜其情大率如此而已此所以每易招撫若云上四軍州民

俗凶悍獨喜為亂亦不必然尚氣喜鬬則誠有之實緣諸叛卒與汝為之害獨被劒建資財既空妻女皆為所擄生理無憀故上四州之盜特多勢使然也

一本路駐大兵不知今幾千人昨初夏間聞說月費米八千餘石錢五萬二千緡是時猶未益兵當凋瘵空竭之際米斗千錢而月責如此之費其何以堪倘量留一二千人馬使隸安撫使以備使喚似亦可令辛制置下有統領官傅德與范汝為相善者閩人所喜所至人爭

是曾經效用勤王稍有勞績而有司吝賞不與保奏朝
廷亦多不從是致此徒觖望某昨在鄉中屢曾移書安
撫使程邁商量此事安撫司亦有文字上朝廷未蒙行
下竊當欲消融閩中盜賊此事最為要切蓋收其豪傑
則愚民莫之倡率自無嘯聚若各與一名目使備安撫
提刑司差使月給十數千祿之不過祿百餘人豪傑盡
矣豈宜於此獨吝必俟其為盜而後與之耶
一近日傳聞范汝為欲移軍福州就糧初不曾申禀但

專輒之罪果無他意即合率諸有官首領歸節制下福建既無糧食當隨逐前來勤王不然是將為亂便合率應起廖公昭余勝等并力掩殺絶其糧餉以衆擊寡殲之必矣且福建兵連禍結若不如此痛解休息無時此一伙倘消因而盡釋羣盜之罪與之更新其用命立功者更與第賞其餘慰遣歸業則閩之人庶乎其有生意矣

再投富樞密論閩賊劄子

閩中四境之險殆是天設昨聞朝廷嘗有意經營以備
廵幸比緣嘯聚者多說者遂以為盜賊之區不復可睥
睨矣大不然閩人尚義君臣父子之心雖為盜而不變
不過刼掠作過而已此不可誣也若修境上寨柵當移
諸處廵檢營於其側諸州縣兵各以其道里近附者分
定應援雖有飛騎千里詎能仰高而升乎海道則又別
作處置此朝廷不可不留意也難者必謂閩之險如此
苗傅楊勍之徒何以逕入曰不然閩之官吏惟不知險

之可守漫不經意故二賊相繼得度非險之不可恃也